

叩问存在:《祝福》的文化意蕴再阐释

王 方

(西华大学 人文学院,成都 四川 610039)

【摘要】作为经典文本的小说《祝福》因其内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需要从多个视角切入进行多维解读。在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模式的基础之上对《祝福》中祥林嫂这一符号重新解读,则可突破既有解读模式,将祥林嫂视为知识分子的自我隐喻,表征着知识分子对人和存在的叩问,而这一叩问又使得鲁迅的思想可以位列于世界现代文化之中。

【关键词】祥林嫂;鲁迅;知识分子;存在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17-04

“祥林嫂”是鲁迅在其小说《祝福》中精心刻画的一个影响深广的经典形象,尽管学界和文坛对这一形象的阐释纷繁芜杂,但基本上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社会政治维度的操作,散发着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性,“祥林嫂”作为劳苦大众的典型自然当仁不让地成为“压迫/控诉”这一超验模式的演绎和注解。二,历史文化维度的挖掘,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度透视,但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蒙上了西方早期人文主义的纯情面纱。本文换个视角,重新审视“祥林嫂”,再度打量鲁迅,力图对这种研究现状有所突破。^①

阐释学理论告诉我们,对文本的阐释本身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秉有生成性的文本其生命力因不断的解读和阐释而愈加旺盛。依据符号学理论,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文本是作者进行编码的场所,而读者的任务和权力就是进行解码活动。作为经典文本的《祝福》因其内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需要从多个视角切入进行多维解读。《祝福》中“祥林嫂”这一符号除了可以从上述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破解,是否也可以在这种基础上从文化哲学的角度作一尝试?不妨将“祥林嫂”视为知识分子的自我隐喻,表征着知识分子对人和存在的叩问,而这一叩问又使得鲁迅的思想可以位列于世界现代文化之中。

一 文学语境:知识分子的彷徨

鲁迅从事文艺活动的时期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何以言“大”?一是指这种“转型”的波及面之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等无不牵涉;二是指这种“转型”的影响之深,延续数千年的既定秩序历经了脱胎换骨式的异变;三是指这种“转型”的历时之长,上限至少可推至鸦片战争,下限难以定论,因为“转型”尚未完成且依然进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大转型”具有时空上的不均衡性(时间上的阶段性和空间上的地域性),依此而论,鲁迅从事文

艺活动的时期应是较为激荡和骤烈的转型阶段。

鸦片战争迫使相对封闭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得不接受检视,一部分先期警醒的国人试图以异于常态的先锋目光重新打量这个多灾多难的古老国度的传统、历史和文化。当然,鸦片战争之前,国人中也曾不断出现先锋人士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进行反思的,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但主要还是采用“内视点”的方式进行的^②,具有反躬自省的性质;而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先期警醒的国人开始采用“外视点”的方式进行反思,就是以外来文化作为参照系对本土文化进行较为彻底的逼视,而并非如佛教那样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投合性转化而变异为禅宗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及对固有文化的检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重心也在依次变换: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

在这种转型期的剧烈阶段,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陷入了存在的茫然和迷惘中。传统的秩序被颠覆了,筑基于其上的信仰体系也随之式微乃至坍塌,国人借以启蒙的西方文明逐渐成为强势话语。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狂飚突进的剧烈方式将西方文明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燃成熊熊烈火,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还是再次惊醒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较为敏锐者,看来国人崇慕有加的西方文明也并非万能的救世良方。身处转型期剧烈阶段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可以依托的价值和信仰体系,无法给出存在的依据,彷徨和迷惘自然在所难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游所历使梁启超对西方文明大失所望,不免困顿;徐志摩“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戴望舒心仪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只是聊且自慰的幻影,驱散不了郁积的迷惘;郁达夫即便偶有《春风沉醉的夜晚》也因沉醉的凄然而难解《沉沦》的苦闷;而鲁迅辗转反侧之后更是“荷戟独彷徨”。

收稿日期:2011-10-12

作者简介:王 方(1973-),男,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上述场域正是文学文本《祝福》出场的语境,本文对“祥林嫂”这一符码进行“泛本文”解读也是基于这一语境。

如前所述,《祝福》中祥林嫂这一符码暗指的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祥林嫂的迷惘也隐喻着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彷徨中的迷惘。“我的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③因此,鲁迅对祥林嫂的解剖其实也可以说是自我解剖,或者宽泛地说,是对以鲁迅为样本的知识分子的解剖。

鲁迅通过对祥林嫂这个艺术符码的设计实质上是在破译超越的存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人的存在只能是一种“状况——内——存在”(Inder-Situation-Sein),而与存在牵连的艺术其本质则是破译超越的存在的密码。显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密码其实就是超越的存在的象征。鲁迅通过祥林嫂对超越的存在进行破译,所得结果是迷惘和虚无。祥林嫂“被抛”到那个“状况”内,向外在于她的既定秩序求证其自我的存在而不得,而难以确定的灵魂世界更无法给她一个逝去的依据,以致她的目标因无处安放而流于虚无。这种彷徨、焦虑和迷惘正暗合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

二 文本之中:祥林嫂的迷惘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1926年编入鲁迅小说集《彷徨》,列为首篇。鲁迅《彷徨》中作品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日益分化的时期。先前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而当时的鲁迅则像布不成阵的散兵游勇般“孤独”而“彷徨”。他的《题〈彷徨〉》这样写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因寂寞而孤独而焦虑而彷徨而迷惘,生命似乎要承担起不可承受之重,又要同样地承担不可承受之轻,而这种“重”或“轻”又都难以确定,似乎有很多事要做,似乎又无事可做,对意义追寻的意义又何在呢?祥林嫂这一符码中也表征着上述状态。

祥林嫂无法选择地被抛到那个状况之中,正如无法跳出自己的皮肤一样,她只能在那个既定的状况内行动和认识,只能承受着那个状况为其预定的苦难。当然,苦难的具体显现是偶然的,承受苦难的具体方式也是独特的,但是苦难及承受本身则如无法逃脱的皮肤那样确定。在这种状况中,人对苦难的抵抗注定遭遇挫折,因此,祥林嫂的抗争在那个她无法逃脱的状况中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倒更像挣扎,鲁镇的人们照样地祝福、放鞭炮、过新年,生生不息。

依据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因为无法逃脱的状况的限制,个人的存在便只能表现为死亡、焦虑、苦恼

和罪过。祥林嫂“二嫁”(虽属逼迫而非自愿)且两次死了丈夫,被那个既定的状况认定为“罪孽”(借鲁四之口宣布),而其本人限于那个状况内的认识也想当然地接受了这一指认。正是出于对这种“原罪”身份的恐惧使得祥林嫂陷于存在的焦虑之中,于是她听信柳妈的说法,毫不吝啬地花费巨资(相对她的收入而言)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祥林嫂这一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身份的焦虑,向既成秩序寻求“我是谁”的确认。捐了门槛的祥林嫂满以为她已被接纳进既成秩序,不料摆放祭品时四婶那句“你放着吧”宣布了她救赎的失败,于是,“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祥林嫂通过捐门槛而救赎的行动失败后,她陷入了更深的焦虑之中,而且这种焦虑还伴着更深的苦恼。如果说先前虽然也焦虑、苦恼,但毕竟还怀有救赎的希望,而救赎失败后她的这点希望也被浇灭了。如果将先前祥林嫂由不断的灾难而导致的焦虑状态比作被判为有期监禁,那么这一次则相当于被判为无期监禁。不论是剧中人还是剧外人,谁都看出了祥林嫂生不如死,祥林嫂又何尝不想一了百了,可她依然在冷漠与孤独中苟延残喘,“眼球间或一轮表明她还是一个活物”,原因何在?尽管祥林嫂已经寻觅不到存活下去的理由,但是她无法确定的魂灵世界却又难以给出她逝去的依据。祥林嫂绝望于尘世之际曾向她所信赖的“我”(祥林嫂心目中知识与智慧的代表)求证魂灵世界是否存在,“我”不置可否地回避了追问。就是说,祥林嫂从“我”这儿并没有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得到的依然是一种不确定性。如果没有魂灵,她就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只有彻底的绝望,见到儿子的机会将彻底失去。如果魂灵存在,就意味着她将见到她朝思暮想的阿毛,但她也将因被两个死鬼(祥林嫂死去的两个丈夫)争夺而锯成两半,依然要遭遇绝望。生存的苦难和绝望使得祥林嫂向往死(远非“向死而生”的超然),所以她才向“我”探寻魂灵的有无;而死又只能把她抛向彻底的绝望,生死不得的悖论为祥林嫂的存在染上了西西里弗斯式的荒诞色彩。

既定秩序没有给出祥林嫂存在的依托,从而导致了她对这套价值体系的质疑和失望甚至绝望,^④所以才怒砍门槛;但祥林嫂所转向而求的另一套秩序(阴间)也同样无法提供确定的答案。祥林嫂的这种迷惘状态正是鲁迅及一些知识分子彷徨状态的写照,这种状态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也曾出现

过。《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之所以敷衍模模糊糊百无聊赖地存活着,主要还是缺少坚实的价值依据。《孤独者》中魏连殳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其根本原因还是迷惘。《伤逝》中涓生到底追求什么,其实他根本就无法确定;子君的逝去使他悔恨交加,但是他未必真正清楚自己悔恨的具体所指,因此涓生也是迷惘的。“然而子君的葬礼却于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空虚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了。”“灰白的长路”通向何方?涓生和逝去的子君一样迷茫;他也和子君一样“独自负着空虚的重担”,彼此孤独地承受着“不可承受之轻”,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不确定性。

绝望于此世的祥林嫂并没有得到魂灵世界的确定性,彷徨中的鲁迅其实也如祥林嫂一样无法确定希望,所以他在《故乡》中写到:“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涓生、子君脚下“灰白的长蛇”已表明:路与希望似有确无,似无确有。如同祥林嫂、涓生,鲁迅难以确定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其实真正彻底绝望了,人也就无所谓痛苦,那是万念俱灰的死寂;之所以痛苦,是因为还心存希望,哀莫大于心不死,而这种痛苦正根植于迷惘和焦虑。

三 叩问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探询

夏中义在评论刘再复论鲁迅时指出了刘的不足:仅仅使用人文主义^⑤标尺来衡量鲁迅对“国民性”的反省,将鲁迅的思想定位在人文主义的层次,未免低就了鲁迅。“鲁迅启蒙虽用了人文主义尺度,但他所告诫民众的却不仅是高扬人的个性和尊严,更寄望民众能直面自身灵魂的萎靡与苍白。”^⑥因此,“人文主义在鲁迅那里只是作为参照性尺度,还不是其思想达到的精髓性深度。”^⑦这种“精髓性深度”是指鲁迅思想已靠近现代世界文化。夏中义对鲁迅的定位颇为谨慎,认为,在青春型的近代人文主义和成熟型的现代世界文化之间,鲁迅的站位似是中间靠后的。之所以没有将鲁迅并置于现代世界文化而只定位到近侧,夏中义认为是鲁迅的区域性视野导致其未能放眼世界。其实,夏先生的这种定位也未免低就了鲁迅。所谓“区域性”,主要还是就鲁迅笔下的个案对象而论,其实个案对象区域性未必一定障碍视线的穿透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笔下的个案对象又何尝不具有区域性呢?当然,夏中义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将鲁迅定位到现代世界文化近侧之后,立即(一字未隔)进行

了意犹未尽的补充:“若从哲理意蕴着眼,甚至还可说,人格‘自食’之发现未必不是对现代世界‘人的再发现’的某种东方注释:倒过来,现代世界‘人的再发现’也不妨称之为是广义人‘自食’。”^⑧在鲁迅对祥林嫂和阿Q的设计和塑造上就很能体现他的现代眼光,尤其突出的是阿Q形象,本文因限于题旨所涉,只能分析祥林嫂形象。尽管没有像在阿Q身上体现得那么剧烈,但在祥林嫂身上还是能够体现出鲁迅对“人是什么”这一永恒天问的探索。

祥林嫂的悲剧彰显了人之存在的不和谐,她的存在充满了灾难、恐惧和不安。雅斯贝尔斯说:“悲剧出现在斗争,出现在胜利和失败,出现在罪恶里。”^⑨依萨特之见,这种冲突正是人之存在的原始含义。之所以会出现冲突,正是因为他人和社会限制了人的自由,因此他人是地狱。鲁迅在祥林嫂身上具体展现的是穿越世世代代看似和谐的既定秩序的绝对不和谐的根底,而通过这种存在于社会历史的具体性追问的是人之存在的永恒问题。鲁迅并没有将祥林嫂周围的人描绘为鲜明的恶人,而是一群按照既定秩序行动的常人,甚至出于良善的用意作用于祥林嫂。然而,祥林嫂正是无可选择地被抛入由这样一群人组构的“状况”之中的,也正是这一状况决定了她的存在的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存在也正导源于人之存在的不和谐。

祥林嫂身上体现了人之存在的孤独和焦虑。祥林嫂因丧夫二嫁而被认为是罪恶和肮脏的;尽管听信柳妈并无恶意的劝说而捐了门槛,但依然不被认可和接纳。群体将祥林嫂抛出了既定秩序,而她又无法确定灵魂世界的存在,这就使其处于无依无着的飘浮状态,而这种无依无着正表征着一种孤独。祥林嫂被群体抛弃,没有了自己的认同感,独自忍受着孤独和焦虑的折磨,她“无法通过相应的规范判断自己,组织自己的行动,在精神向度和人格行为上成为一个无可依附的、漂浮的人”^⑩。这样,她不但与群体相分离,而且与其自身相分离。关于“我是谁”的问题,他者对祥林嫂的最终判定是:她不属于既定的秩序。孤独的祥林嫂无法自我确定,就无法回答“我是什么”这一问题,她是自我分裂的。如果说他人对祥林嫂“我是谁”的判定还是以“人”作为标准的话(只不过将其作为秩序之外的罪恶和肮脏的人看待),那么,自我确定的失败实际上是对“我是什么”的迷惘和质疑。不被认同导致祥林嫂的孤独,无法自我确定导致其自我分裂,而孤独和自我分裂又导致了她的焦虑。“存在的焦虑却主要表现为人的无处着陆状态,人们身处存在

之中,却又难以真正介入。”^[6]正是这种飘浮状态使得祥林嫂的存在难以确定。

祥林嫂的受虐倾向也可视为鲁迅对人进行拷问而得出的又一痛苦结果。祥林嫂被他者抛弃于既定秩序之外,按理说,她就获得了一种自由,秩序之外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导致的却可能是难以介入存在的飘浮和无所依附的孤独。这种孤独感本身不但蕴含着被抛弃感、迷茫感、无所适从感,还混杂着漂泊感和失家感。这样看来,祥林嫂的自由也可能被接受为重负,在这种自由的重压之下,人体验到的便是惶恐、沉重、苦恼和焦虑。这种情况下,弗洛姆意义上的“逃避自由”便在所难免。

被赋予(与其说“赋予”,倒不如说是“没有被剥夺”)选择的自由,但同时也要独自承担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把双刃剑被无数的接受者颠倒地置换为另一把双刃剑:拒斥了责任,从而也顺理成章地出让了选择的自由,如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群众所做的那样。这种行为与亚当、夏娃对自由毅然决然的选择是有天地之别的。祥林嫂则属于“逃避自由”却失败的特例。被群体拒斥的祥林嫂忍受不了孤独和焦虑的煎熬,便苦心积虑地委屈自己以换取出让自由的机会,以期群体的捕获和秩序的“规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祥林嫂的行为带有受虐

性质,而结果却未遂其愿,即鲁迅所谓做奴隶都不成。受虐不成,反倒茫然、焦虑和痛苦,这说明祥林嫂已把受虐接纳为享虐。

上述可见,鲁迅通过对祥林嫂的塑造而对人的探索和思考已经远非刘再复所借用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所能涵盖的,而夏中义将鲁迅列位于世界现代文化近侧,其意鲁迅思想尚不够成熟现代主义的标准,即是说顶多称得上准现代主义,这也未免委屈了鲁迅。不妨说,鲁迅通过对包括祥林嫂在内的一系列形象标本的塑造和经营而对人的探索和思考已经成熟,应该可以名正言顺地位列于世界现代文化之中而非旁侧。

如前文已述,艺术被雅斯贝尔斯视为对存在的密码的破译,而这些密码便象征着超越的存在。如果说鲁迅及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存在为雅斯贝尔斯所谓的第一类密码,那么祥林嫂等艺术形象则为其所谓的第二类密码;而鲁迅正是通过第二类密码的营构破译了前者,其思想深度使其对人和存在进行的探索和思考达到了现代哲学的高度而位列于现代世界文化之中。鲁迅对祥林嫂这一艺术符码的精心营造正印证了雅斯贝尔斯的对艺术的论断:“就其本源而论,艺术就是通过直观地表现此在中的存在的一种确认功能而使得存在得以显象”。^[6]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本文为了方便阐释,将这两种情况进行逻辑上的划分,实际上二者往往是非常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
 - ②严复等极个别人士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已对“内视点”有所突破,具有一定程度的“外视点”的性质,但毕竟属于凤毛麟角中的特出者,不妨视为特例留待单独处理。
 - ③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本文中凡涉及鲁迅作品中的话语,均引自上述文本。
 - ④正如鲁迅质问千年不变的各种信条,“从来如此,便对么?”
 - ⑤刘再复采用的视角仅仅是早期人文主义标尺来衡量鲁迅的思想。
 - ⑥参雅斯贝尔斯《哲学》(卷一),1932年德文版第133、139页,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页。
- [1][2][3]夏中义.新潮学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54,55,56.
 [4]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30.
 [5][6]周保欣.沉默的风景[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64-65,66.

Decoding Xianglinsao: Re-gaze on Xianglinsao of Blessing

WANG F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

Abstract: As a classic text, the novel Blessing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multiple aspects for its richness as well as confistication. This essay decodes the character of Xianglinsao freshly beyond both the social &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e historical & cultureal one. Taking as the intellectuals' self-image, it holds that the code of Xianglinsao represents the intellectuals' probe on Man and dasein and thus poses Lu Xun among the modern culture of the world for his deep and advanced thoughts.

Key words: Xianglinsao; Lu Xun; Intellectuals; Dasein

(责任编辑:张俊之)